



兵部 將畧 邊防 海防

廿二

貳拾四

21

15
1365
21



門 15
流 1365
卷 21

五藤藏書

古今議論叅卷四十七

論將

三軍之眾，百官之計，孰能苟且况

閣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孝成王臨武安君問為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
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
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取舍
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
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

昭和十七年
二月七日
藤藏

古今言論卷之四十一
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于。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

古言言卷之四十一
三
宜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自昔帝王之所長。亂繁刑。喪師感國者。從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廻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繇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

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絲已。義烈發心。安于專行。病于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

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共樂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按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交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恐上書謝罪。帝報曰。將軍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又蘇洵言于宋仁宗曰。貢士之法。文有制科。武有武

舉。宜令有司選舉。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有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卽歐文忠所謂名將多出卒伍。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者也。又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才略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任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務使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舛望之釁。又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籍。籍曰。

古今談苑卷四十一
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將帥。皆稟青節制。又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深。當久于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爲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急于爲善。按漢超太祖時命之控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利權恣其出入。免所過州縣征稅。與之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

論將帥措置乖方 陸贄

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境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刷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然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里。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籍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

古今議論卷四十一
益甲兵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繇乎紀律。制勝在于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今吐蕃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繇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度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方。此之謂乎。

論兵多無用

范鎮

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于兩路。正爲緩急非常計。而塞下每一小警。卽奏䟽旁午。以搖亂朝廷。所以兵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按先儒謂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苻堅之屬。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可諉曰將不善也。曹操

古今言詩卷之四十一
可謂善將。乃以水軍六十萬。敗于烏林。是時戰艦
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眾屯聚。故疫者幾半。豈非
兵多之為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眾。
則軍六十萬。當得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
易得也哉。

論將帥須謀主

秦觀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
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
焉。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
步兵雖練。不可以為謀主。蓋將軍之于謀主也。有之
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亦勝。何以
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
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

古今言論卷之四十一
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抵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旣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

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用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畧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之論兵者。只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營陣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于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

一軍勝敗之樞紐也。未敢一言。又無不暇。夫藉主昔

一藍田之走而卒成七國之功。若馬援不知壺頭之

不可繇而繇之。則雖有矍鑠之勇。而終不免于五溪

而果。夫精之為繇。請一也。公長不同。眼却與。其

外。交之以。始而。不。煩。以。思。而。不。煩。其。其。其。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論用兵

瞿景淳

用兵之道。莫善于用正。亦莫善于用奇。謹據兵法有

曰。途有所不繇。城有所不攻。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愛士卒。當如愛子。此所謂兵之正者。福于已。而禍于

人。則功有所不建。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所不為。

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之所

繇。乃天下之將也。觀峭澗之路。不可繇。亞父知之也。

一藍田之走。而卒成七國之功。若馬援不知壺頭之

不可繇。而繇之。則雖有矍鑠之勇。而終不免于五溪

之敗矣。華費之城不可攻。曹公知之也。亡徐州之入。而乃得兵甲之完。若沈攸不知郢郡之不可攻。而攻之。則雖有老練之才。而竟莫逃于衆潰之奔矣。越王之許吳王之成。范蠡不從其命。乃叱行平之使。而遂建霸越之勲。董卓挾漢廷之命。皇甫嵩欲負其名。乃忽長史之謀。而舍格天之業。一則叱說以成功。一則拒謀而廢業。則君命有所不受之法。蠡則知之。而嵩不知也。吳起守西河。與士卒同甘苦。以一旅之小。終抗強秦之大。宋義留安陽。不恤士卒之凍餒。以旣驕之

志。甘受項羽之誅。一則愛士以拒秦。一則不恤以棄項。則愛士卒當如愛子之法。起則知之。而義不知也。兵莫善于用正者。此也。兵法又曰。地利不可倚。天時不可乘。半濟則擊之。百里則擒之。此所謂兵之奇者。發策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之所得。亦天下之將也。觀趙奢拒北山。而敗高陵。以成取秦之功。地利似可倚矣。然劉備據馬鞍山。而見笑于吳祥。卒致陸遜之感。地利又不可倚也。田單令一卒而爲神師。以著敗燕之績。天時似

古今言論卷之四十一
可乘矣。然郭京作用六甲。而見攻于金兵。竟遺宋師之敗。天時又不可乘也。臨泚水而退。舍陽處。父當退而退。以獲全師之利。駐澗水而揮兵。苻堅當退而進。以懼晉兵之害。一則退兵而獲利。一則進兵而懼害。則半濟而擊之法。處父蓋有以知其重如山之意。而堅則輕于敵者也。魏武日夜行三百里。以追先主。宜止而不止。而漫用乎疲兵。唐太宗日夜行二百里。以破金剛。宜行而不行。而遂定乎太平。一則不止而驕。生一則不行而懼。沮則百里而擒之法。太宗蓋有以

知其疾如風之意。而武則爭乎利者也。兵莫善于用奇者此也。雖然兵非法固不能制。法非將亦不能行。則勢有強弱。地有遠近。時有治亂。而勝敗之勢不與焉。惟其將而已。智氏以韓魏之兵伐趙。而晉陽以潰廉頗。率老幼之卒守邯鄲。而栗腹以摧。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鎮惡以舟師守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以開元之勝。而哥舒翰失利于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

兵者。勢無強弱。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然法非將固不能無不用。非君亦不能用。則年之老少。身之貧賤。人之廢棄。而用舍之道不存焉。惟其君而已。趙充國以老臣而破先零。穰苴以弱寇而斬莊賈。年何計其老少也。百里奚舉于牛口之下。而任以國師。韓淮陰拔于行伍之中。而拜以大將。身何計其貧賤也。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抵水上。漢王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人。

何計其廢棄也。故善用將者。年無老少。身無貧賤。人無廢棄。不用則已。用之務盡其才焉。故曰。惟其君而已。

施爾奮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盡之已。論其將。論其主。盡之而已矣。自古以來。用兵非一將。用將非一君。君將用之。非一法。我太祖稱引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是故獨用劉基為謀。將他如徐達。鄧禹。董則用之為戰。將如常遇春。湯和。董用之為攻。將如沐英。李文忠。

董用之爲守將。無不隨材器使。積務于兵。用致武
成。一日與劉基論兵。因謂基曰。克敵在兵。制兵在
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
兩軍之間。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每觀妙算。初
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繇是知任
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
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上曰。戰者謀也。因敵
制勝。豈必泥于古哉。若然。則漢高善將將。不善將
兵。太祖兼之。尤爲天縱矣。

暴胡總憲戰功寃狀

上表元峰相公

茅坤

邇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七國。唐黃巾
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天
子爲震怒。徵天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
有俘其一旅。推其一陣者。胡公自御史來。荷聖天
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一敗之王江涇。再敗之
龔山。三敗之沈庄。所勦首虜不下萬計。至于麻葉陳
東徐海王直輩。竝海上梟雄。宿猾朝廷。故不靳通侯
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

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謀于波濤。近用謀于肘腋。遂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搆冰草履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竝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爲餌。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

中外之謗。以賈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割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珮刀。吾萬一天不佑。惟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旣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告魯參殺人者

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畧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嬖。寇裳之褻。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于長材大畧。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

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非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人旣奮不顧身。擒賊斬首虜。猶必繩以澹臺仲子。不肯許之飲酒歌呼。何斤斤也。賊平之後。所繩引破賊者。又自擁姬童歌唱飲炙。所忌不啻破賊者。所爲悲夫。王李二先生武人。以將論。想皆有淚之語邪。

清○世○悲○夫○王○李○之○表○聖○宗
婦○嬾○者○又○自○難○取○童○婦○留○留
不○肯○清○之○燭○照○爛○何○不○肯○清
人○酒○盞○不○願○也○餘○燭○酒○首○燭○必○醉○以○歌○臺○中○子
狂○支○而○隘○回○離○歸○其○萬○里○懸○想○之○在○五○霸○此○也
判○蠶○而○愚○蠶○醉○不○忘○其○頭○刺○彩○人○之○苦○非○刺○蠶○而○精
肯○急○事○風○武○賊○無○窮○煩○其○良○而○前○昔○昔○昔○昔○昔○昔
六○賦○文○去○之○跡○也○精○其○建○廣○宜○鑠○之○也○思○此○日○因○交

武人說

贈趙千戶

王慎中

異○時○武○人○之○容○冠○豸○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
難○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高○聲○而○不○能○下○手○足○之
力○有○餘○健○而○不○可○制○則○蹴○踟○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
情○急○而○宣○其○氣○卑○躬○俛○首○醜○顏○笑○柔○聲○音○飄○紳○襜○袂
與○人○為○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
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
其○容○如○彼○其○所○為○亦○且○暴○戾○恣○睢○忿○忮○所○至○輒○批○搏
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押○而○無○所○憚○時○平○久

而文法行。往往見為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于是武人之容。為世大詬。不思其為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斬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于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強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效。不亦可患也。與其容非矣。而其所為卒不能大變于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義捐士卒。如恐有傷。尤廉于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為是矣。予獨於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與上之用乎。然竟落落

在群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以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得狂語。徒飄紳。瞻袂與人為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皆惡者不得肆。而斂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房破之前。著一籌。當是時。羣議紛紛。而患字極悲惋。李先生試將論。乃今甚柔謹。意可憐也。此等心腸。其可憐又萬倍。武人者多類此。而今果如是乎。則毋亦本其分。閭者實任之是矣。及其積

寬于核實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巫矯祝誇，曷虛于首虜，鮒居鯢入攘實于他人，僞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絀屠腸，蹠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輕，坐而取印罔而飭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絀赤羽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曰驅虜絕塞，蓋而覆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絀士生斯世，卽有忘家裹革之忠，非銷骨于入宮之妒，亦掣肘于築舍之謀耳。

先生又議將權云。今平居政令盡出督撫，當陣旗

鼓乃付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疆場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云。

殊可異焉。巫矯祝誇冒虛于首虜，鮒居覲入懷寶于他人。偽而增之以為功者，收否則紕屠腸喋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輕坐而取甲冑而飭之以為功者，收否則紕赤羽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曰驅虜。絕縣采之林蕙，瓦甌云者收否則紕士生斯世，卽有忘其而以縣與罪，黜晉黜俱晉，黜之豈不自尊而之罪耳。昧羊甌賦之窠，坐出矣。昔以計間而誅，豈縣趙氏分去縣與甚，嗣嫡長孫也。主下不昧晉而良。

紀三將失地利議

陳仁錫

三將杜以勇，喬以智，劉以紀律，皆有古名將風。自三將死而天下無將矣。此皆已未春之搗巢為失算甚也。然三將之死，皆以地利不明之故。殷鑒不遠，可復浪戰乎哉。惟當用舟師數萬戰船，千艘粟穀半年于五六月西南風多之時，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順風揚帆。先抵旅順口，次進鴨綠江，以舟為家，返客為主。彼來則登舟以疲之，彼去則縱兵以撓之。比返巢穴，則水陸並進以追之。西渡三岔，則四面埋伏以邀之。東

連朝鮮潛師以擊其東西通土蠻虛聲以嚇其西夫
自山海關至鴉滑關共二千三百餘里出鴉滑關至
建州又七百里共計三千餘里而我師登岸則爲陸
登舟則爲水器械兵糧陸續接濟有增無減有進無
退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彼且疲于奔命之不暇矣如
此三年而遼不能復建不能掃者未之有也
雖談地利實是將畧

試將議

李雯

明詔使天下舉將才入京都試此大惠也收不羈之
材作天下之氣自今日始願陛下無少忽夫武臣
之不可強以文藝猶文臣之不可強以騎射也雖使
能之於空言何益不能乎于寔力何損而斤斤慮此
者意疎歟上之所得甚少而下就之甚難奚爲而復
以此繩之夫武臣所效于國者粗者拳勇股肱耳不
待文而見精者設奇而審謀又非文之所盡也始之
以其粗漸而求其精則二者交得之矣始欲求其精

併將失其粗。尚安用此空煩其慮哉。且古之名將。其文章之可以應制科者。又何人也。誠得使武勇之士。各占其所長。士之大司馬。大司馬一再試。簡去其不及格者。然後選良日。備羽儀。設武帳。鳴鐘鼓。御講武之臺。以大閱羣士。天子與公卿大臣。親定其高下。則才能之士。人人樂進。騰凌之氣。張矣。京師有軍營。至衰弊也。陛下各剖數百人。而爲之部曲。使之料其勇怯。訓其技巧。齊其進止。和輯其心。務各以相勝。如此。則有以觀其御兵之術矣。畿輔盜賊。至獷狡也。使

得統其部曲。分置近地。以便爲之捕討。盡滅爲期。如此。則有以觀其制敵之略矣。不能者。黜爲士伍。能者。升爲將。列則精銳。皆集于朝廷耳。諸衛多世弁。苦其濫。而莫之救也。今列之于武科。試及格者。優異其典。不能者。奪祿。晉其費。乎鼓其壯。又搜其英矣。邊方內郡。歲舉其卒伍之良。而上之朝廷。每郡一二人。或三四人。陛下試而擢之。則勇力之士。有以自異。又振耀于其儕矣。是皆可得將才也。豈特武科數十人而已哉。然臣聞之。漢武之世。征伐匈奴。衛霍之徒。皆天

古今議言卷四
十三
子親貴臣賞賜慰勞不絕誠有以深愛之唐或蕃將
尚主與天子習射于便殿宋至建炎最弊然握兵之
將出入殿中奏請輒行當時雖議其恣而亦有以得
其權心今將帥之臣未得一望高門之闥守邊者闊
萬里視中朝之臣曠若絕域上章拜疏又不得專達
封侯之事杳不可期一二細故小吏執繩而睨之甚
大患也夫古之武臣大約雄悍自放有鴛鴦而不可
下之氣然後人主餌之以財物柔之以聲色感之以
恩而制之以節乃可得而盡其用今獨甚柔謹意可

憐也嘗攷太祖之制五府先六部都司先布按何
嘗不右武哉惟大勢既去則體敵而心惕耳苟將帥
之臣皆得與天子接殷勤假顏色市恩寵闔外之
權重封侯之爵輕雖不奉明詔其氣固自振不則徒
其貌然耳英雄之士未爲勸也
想見其人

古今論衡卷四十七
士。無以異于南畝之夫。介冑之臣無以異于衣冠之
儔。特以其名焉異之。然則向之所謂民不爲兵。文不
兼武。豈遂足以精天下之技能乎。且夫兵弱而不振
者。其故何也。始于將權之輕。將權之輕。今之人未嘗
不知之。而卒不能改者。始于將材之非。而其執不可
也。明知其非。而不能改。誠懼乎來者之憂。而不知利
害之可以術易也。昔者漢唐之事。愚嘗聞之矣。將之
出軍也。天子之詔令有所不受。而節度之在鎮者。財
賦恣其出入。誅戮任其號令。僚屬聽其選舉。是故士

樂其賞而畏其刑。將吏畢効其能。而不敢以欺上。其
任專而無遷徙之虞。其權一而鮮旁制之患。當此之
時。戰勝攻取。四夷有所畏。而盜賊易爲翦滅。將權重
而兵強也。今也不然。其號爲大帥。佩將印以上者。悚
息于文吏之前。仰金錢于縣官。而又必以半餽長安
中。不得以意賞罰其下。其屬弁之可用者。聽朝廷之
資。叙遷調而不得久爲所有。郡縣之簿尉。得以相抗。
是故庸人致身其中。惟媚好其公卿。長子孫而已。人
惟責之也深。則自愛以求當。苟上之人以犬馬畜之。

亦何望其忠義敢死哉。嗟乎古豪傑之士有貴爲天子之族屬而以不得爲將致恨者。以今觀之將豈可爲者耶。雖然亦互有利害矣。前者之害在于武臣太驕而紀綱絕。繇今之害在于文臣太尊而功名微。當唐之時藩鎮擁兵自恣。擅其土地人民。天子不能制。而其最患者文吏受其節制。自郡刺史以下奔走惟命。至于天下不得志于科目之士。貪其祿食而遊其門。天子不得操富貴人之權。而士日以寡廉鮮耻。綱紀大壞。今也冠貂蟬而擁數十萬之衆者。三尺童子

持尺一之詔而召之。則歸命恐後。至于草茅誦讀之士。投刺幕府長揖而已。是故文臣甚尊。而武臣甚卑。凡文法吏得挾其權凌爍之。其氣日以弱。其流日以賤。而功名氣力有所制而無以自見。二者之失人皆知之。但以古有難防之危。今有易制之安。是以就其易且安。而不知兵弱而不振。亦國之大憂也。愚故曰。莫若重將權。夫軍中之不能無文臣者。勢也。然使今之文臣俯首驅使于武臣之前。情有所難矣。愚故曰。莫若擇將材。周之盛時兵無常將。其卿士時出以征

不庭而齊晉之治兵者。皆其國之大夫也。方今之患。文士懦弱而寡畧。寡畧者非獨昧于兵也。而凡事不勝任。今宜特立文武兼等之科。試以經義騎射策。以兵陣之法。稍優異之。使爲邊將。其人旣爲上所重。必喜于有爲。考其功。以至大帥。畀以全鎮。委之以權。夫起于儒生之間。必無抗暴不馴之習。而文吏之任其地者。以爲同類之賢者。不敢有所牽制。而又無屈辱之耻。若是則將權可重。而兵可強也。今邊鎮之督撫。非乎未嘗身習其業。久謀其事。卒然出乎細旂之中。

而立于金鼓之下。自處貴倨。視將吏若厮養焉。能撫摩其士卒。教習其擊刺。使其兵親愛而樂死乎。是必偏禪之任。皆文臣知兵者爲之。如古者參軍司馬之屬。而可也。所謂去其害而就其利者此也。而議者必曰。世無其人。世豈無其人哉。取將材於文吏。世有其人。其議不迂。

卷四十七終

古今議論卷四十八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閩中
內寔兼
言邊縣
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八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募民徙塞下事

內寔兼言邊縣

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刈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凡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聞。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錯又論守邊備塞事云。胡人性如飛鳥走獸。逐水草往來轉徙。時去時至。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遠方之卒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胡人入驅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者。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篇內又云。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其募罪

人及免徒復作。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此雖深中人情。然人非極飄蕩無之。誰肯向塞下者。不如選常居家室田作為至利也。東坡亦以河朔沿邊用本處土兵為古今不易之論。其言曰。河朔州軍自澶淵之後。百姓自團結為弓箭社。戶出一人。推擇長副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嚴賞罰。分番巡邏。遇有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蓋親屬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深畏之。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人戶。致命盡力。

武通西南三十八國。開朔方二十餘郡。唐築三受降城於套外。布節度於要荒。亦阨險之要樞也。才勝而地勝。必如秦王翦武安。趙廉頗。李牧。漢魏尚。程李。唐李郭。李晟。假之便宜。舒以歲月。寬以文網。優游以俟其成功矣。足食所以足兵。漢募民塞下。耕雜渭濱。晉屯獵於江沔。唐輓漕通便利。勞逸互更。番是矣。至於款賞策出。取下。趙宋故轍也。我高皇掃胡廓宇。成祖宅北靖邊。其於要害經畧。規前括後。而光大之。視歷代益加密焉。外如西開哈密。北建東勝。障朶顏。

東封朝鮮。撫制建州。內列九鎮。犬牙錯制。棋布星羅。士馬屯餉。水陸灌輸。款貢市賞。無不明備。誠萬世之鴻圖哉。顧製造於前。百密。恒虞其一漏。循習於後。一漏。延及夫百疎。累代集思成之。而不足。一人憑意敗。極而無餘。夷情愈狡。計不及也。險阻藩籬。漸泮渙也。簡練防禦。志怠荒也。款賞芻餉。費不給也。唯是時宜戰也。以爲徼功。宜守也。以爲怯敵。戰守款而交互也。以爲觀望。絃柱膠鋼。不可鼓矣。勢必合也。故分之。分故合之。急也。緩之。緩故急之。輕反重之。重無不輕也。

平衡失權不可量矣。夫官骸痺痼無以效職而從心。中外睽乖。何以同功而共濟。要當廷臣經畫于中。諫臣持議於後。鎮臣節鉞於外。巡臣糾察其間。禦臣發衆而指示。應變於當機。務使宅中而籌外。責人而處已。居重以馭輕。上下相維。大小相恤。同異相參。謀力雜奏。是謂萬方一家。萬心一念者也。故經畫毋中制。無苛繩。否則假之以節鉞。裴度之淮。蔡范仲淹之延州。韓琦之西陲。何入相之不可以出將也者。而廷臣慎論事。毋浮議。巡察無課虛。否則親試之以折衝。黃

霸之頴川。龔遂之渤海。虞詡之朝歌。何文事之不可以式遏也者。而言臣巡。臣慎節鎮。毋恡功。毋外掣。明賞罰。飭芻餉。精簡閱。否則從事橐鍵以周旋。大將軍右將軍。驃騎將軍。而並驅先零。湘沅。皆以元戎而率戰。何建牙之不可。昂矢石也者。而帥鎮慎分禦。制敵無矜已。毋畔援。寧越俎。毋膜視。寧戕觸。毋首鼠唇齒。從橫一體。而分功賞相及。罪過相坐。管仲所謂夜戰則聲相聞。而不乖。晝戰則目相識。權欣足以相死。是矣。而戰士奮鎮禦。累功進秩。而不驟遷。不驟遷則諳

古今詩話卷四十一
練而功多。班超白首入玉門。李勣并州十六載。不爲
遲也。負罪償功。不遽絀。不遽絀則惠懷而志奮。馮異
敗而澠池振。岳飛免而湘南平。不爲恕也。陸賈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
豫附則卒然有變。其權不分。岳飛曰。文官不愛錢。武
官不惜死。何慮天下之不平哉。秦誓曰。予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予有衆三千。三千一心。如是戰可守。可
款。可屯。可餉。可掃除。可收復。可閉絕。可開封。貢市可
安。禱中外保障。可何夷狄之不可治。是之謂以夷制

夷之機宜。若夫知人善任。使安內以攘外。仰唯
神聖在御。明見夫萬里云爾。

此先太史禮亨公筆也。文皇時大駕巡邊。公以
供奉得扈從。宣廟初奉命巡山西。遷憲副。再遷
總憲。十稔於雁門太原間。關塞情形。想當抵掌所
著。有九邊圖志。此特采其篇端云。在輿地邊海。純
用周介生先生者。則今昔精狀。自是不同也。

遲也。負罪償功不速，細不速，細則惠懷而志奮。馮異
 敗，周介主，主昔限，今昔昔，米自，豈不同也。曰：天
 昔，有，大，數，圖，志，出，其，其，蓋，亂，云，其，與，此，豈，就，踪
 縣，憲，千，餘，於，甄，門，太，京，間，關，塞，計，派，懸，當，其，掌，視
 冊，奉，縣，宜，宣，陳，依，奉，平，命，派，山，西，發，憲，隔，再，發
 人，出，夫，太，復，斷，亨，太，筆，也，三，文，皇，報，大，豈，豈，豈，公，以
 軒，聖，在，時，則，良，夫，萬，里，云，爾，可，閉，絕，可，開，封，貢，市，可
 矣，之，林，宜，昔，夫，映，入，善，升，封，安，內，以，難，長，以，難，矣，制

制酋

陳際泰

建酋為患十載於茲矣。視其立國次第，與其人沈暇
 非可易與。則固與國相終始之寇也。無論將材不逮
 於古。即起古之名將。而推轂任之。亦未見其有萬全
 之策。蓋衛霍當漢武百戰之餘。乘勁者也。靖勦當唐
 太宗勃興之時。用壯者也。且所當之虜。皆行國也。行
 國彼易勝我。我亦易勝彼。何者。彼原無立國之勢也。
 四子之材優矣。若張旣之平河西。馬隆之破樹機能。
 此不過游食之虜。沈慶之之殲諸蠻。此不過內地之

夷二子之材既不勝。其將帥使移而當今日之奴。豈易爲力乎。麗國不可不救也。非獨屬國被殘。君臣之分不全。夫救彼適以自濟。奴善伺人。豈復爲人所伺。襲與搗非必真寔得也。而虛出於先。實出於後。使彼力不得專於麗。則麗雖殘而可存。此既可。聲義於麗。而亦可示憚於奴。孔明正義曰。與吳連和。而分魏之力。東南之勢不得盡。西北之利亦已深矣。此之謂也。麗存而養之數年。以復其氣。其德我豈有量哉。而奴因不得一意於我。此亦制奴一奇也。西虜與奴氣類。

頗同。而又畏奴威。終不代我受兵。然明而繩之。是又顯樹一奴也。吾微有以啗之。使尚未絕意於我。既可制奴之後。而我因可小緩其合而內入之。謀夫氣兵之貴者也。向者與奴從事。未嘗發一鏃。而望塵聞風。逆自奔潰。今幸而健矣。兵之氣可以漸復。當事者濟之以同心。持之以堅忍。而澹之以廣大。昔人云。小勝益懼。小敗益厲。所以養其氣。小勝不喜。小敗不懼。所以養其心。既進而據三塗之界。以耕牧之。以示可久。且暫省飛輓也。我之氣用而不已。既以狎而定。彼之

焉。而虜營已空。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求一騎尾
其後而送之。而不可得也。抑又甚矣。德州薊州真定
當屯重兵。以一中丞一總兵填之。則三輔之勢強。而
虜有所忌。不敢復至城下。匹夫重閉京師。顧不如何
也。關上之兵漸次進屯。右屯以窺廣寧。畫三汭而守
之。非以復全遼也。守長江者不守長江。而守淮。淮者
長江之蔽也。則守榆關。獨守榆關乎。守榆關寧能全
榆關乎。謂力之不足。懼召敵焉。敵不召而更來。安得
謂我力不足而使彼遲遲也。故事有不得已者。斷之

可也。餉不足猶可言也。獨患兵之氣未復。聞關上之
師已數捷矣。似有可奮之機矣。然愚獨憤。主憂臣辱
之時。而塘報輒曰大捷奇捷。讀之不勝色動。究乃僅
得虜首數級耳。中國以數十萬人。往遺之禽。而奴非
以爲嫌也。今得彼數首。而輒賀戰勝。是奴爲無敵於
天下也。此重辱襲弱之數也。魯仲連而在。當必復蹈
東海矣。

篇中無一戰守字。而戰守之氣勢屹如。

其益中無之。雖亦字。循道者。去。展。獲。德。破。前。州。其。定。
 東。戰。矣。兵。以。一。中。丞。一。總。兵。填。之。則。三。輔。之。勢。強。而。
 天。有。出。也。重。翠。藥。錄。步。壞。感。魯。登。頭。而。盛。當。必。對。龍。
 以。為。樂。也。今。將。對。漢。首。而。神。贊。輝。耀。景。效。為。無。滿。然。
 將。與。首。樓。於。耳。中。因。以。樓。十。萬。人。其。貴。以。會。而。姓。其。
 去。却。而。對。購。脚。曰。大。對。奇。其。請。以。不。欲。也。應。突。氏。對。
 神。日。樓。對。矣。以。亦。可。奮。以。然。矣。然。思。國。對。主。憂。亞。翠。
 而。也。論。不。足。辭。百。言。也。歐。患。兵。之。原。未。對。開。關。上。之。

遼東鎮議

馬森

愚嘗按遼之冊籍載定遼左等二十五衛額田三萬
 一千六百二十頃額糧三十六萬四千九百石額草
 五百九十四萬六百三十束鹽鍊等在外此猶
 國初驅逐胡虜之後罷州縣置衛所底定之時即計
 有是額并二州戶口二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五虜
 寇蕩平遼人樂生生聚富庶之餘宜不止此也乃不
 加多而益耗損者何邪夫是地唐虞都冀時固中國
 之壤本非要荒也豈不宜樹莪乎且土地闢田野治

霸政猶先之。而况于四夷來王之。清朝乎。守土邊臣。但議請兵馬增糧餉。而不一加意于此。吾不知所謂也。以破敗之越。二十年生聚。遂足殲吳雪耻。其大要可識矣。歷攷以前邊臣。如正統初王公翱者。遭內難。固守遼鎮數年。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廣儲蓄。益士馬。精器械。軍卒樂于飽煖。而勇于戰守。其舉用將才。如施聚。焦禮。輩。皆拔自稠伍之中。為夷狄所憚。提兵開原。馳一羽書。諭海西諸酋。即畏威效順。輸誠款服。此其不戰而屈人之兵。非無畧者能之乎。今之議者。

有

溫

謂遼東地方極臨邊境。西自山海關外起。東北直抵開原。沿邊衝要平坦處多。海州遼陽迤東。雖隔遼河。亦有灘可通人馬。廣寧義州錦州寧遠前屯之地。皆平曠。難以設伏。西北大寧舊遼河上哨。兀良哈三衛達子東北。腦濕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龍江海西各種野人。女直東南。婁猪江河迷等處。建州三衛熟女直。接連。窠居往來。在邊駐劄。是皆為遼鎮患者。要在脩理城池。邊堡墩臺壕牆。以嚴保障耳。此其說不獨遼可行。即各鎮計亦不出此者。近年以來。選將不問勇。

古○今○諸○論○卷○四○十
怯○惟○金○多○者○得○之○一○旦○地○方○有○急○卽○厚○歛○彌○縫○邊○牆
倒○壞○墩○臺○失○守○烽○火○無○從○傳○報○按○伏○全○是○虛○名○屯○田
之○人○殺○擄○殆○盡○在○城○軍○士○田○不○敢○出○耕○山○不○敢○出○樵
坐○食○空○城○張○願○待○哺○其○弊○非○一○日○矣○夫○虜○夷○瞰○我○備
邊○虛○實○以○爲○向○背○或○陰○附○強○寇○而○肆○搔○擾○或○窘○于○飢
寒○而○掠○我○騎○畜○急○逐○之○則○遁○去○少○緩○之○則○復○來○乃○其
狡○猾○素○性○也○吾○不○患○虜○之○時○侵○而○患○吾○之○無○所○備○吾
不○患○備○之○無○策○而○患○用○策○之○無○人○今○之○時○如○王○公○勳
沿○山○海○抵○開○原○所○高○之○牆○垣○所○深○之○溝○塹○尚○如○故○乎

所○經○畧○屯○堡○易○置○烽○燧○尚○壁○貫○珠○聯○千○里○相○望○乎○其
閱○行○伍○更○老○弱○賑○貧○乏○婚○配○鰥○寡○量○情○罪○令○贖○布○粟
能○一○一○效○行○之○乎○彼○當○土○木○之○變○猶○能○收○拾○人○心○壁
守○以○遏○方○張○之○虜○未○有○重○熙○累○洽○之○在○先○事○預○防○而
尚○有○患○者○也○故○輸○忠○悃○之○臣○熟○計○于○閩○內○閒○鞫○畧○之
士○效○用○于○闔○外○休○養○生○息○以○整○頓○數○十○年○之○廢○墜○
國○家○且○信○之○專○而○任○之○久○卽○三○岔○河○套○不○足○平○矣○虞
伯○生○有○云○海○濱○之○地○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
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之○欲○得○官○者

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畊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之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可得民兵數萬。近可衛京師。遠可禦夷虜。于遼河東西。倣而裁度行之。是或生聚儲畜之一道也。夫有地而草莽之。何以聚民。卽民聚矣。而食不給。何以作銳。是積虛積弱之漸。又不如今日之耗損已者。他時之事勢。愈不可言矣。

恭敏公名德崇勲。國史郡志詳言之。著述奏議不下十百。屢采此篇。以其足以包舉形勢。經制百代也。

馬恭敏公著書甚多。而篇中又每致詳于河套。以河套爲要害所係。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險。其後又舍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難以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窟。深山大河。勢傾在彼。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

夏使套地歸我耕牧屯田實爲上計卽楊琚曾銑
之策何以加此。世廟嘗稱逐虜復套之言甚壯
竟爲賊臣阻撓此公所爲寄慨于因循者。名臣
傳載公深于理學。一以程朱爲宗故能孝以成忠
內外樹績至今特祠名山。歲勤有司俎豆云公蓋
以三達尊垂三不朽宜後進景慕先哲也有翼因
得讀公家譜所覩行事有非國史之所能盡者焉
施有翼識

復遼實着議

陳仁錫

遼地綿亘二千餘里而三岔河中分其界河東遼陽
爲重河西廣寧爲重廣寧不復雖有寧錦前屯不過
一線咽喉河西半壁終非全有又安望其復全遼破
奴穴哉且廣寧至河僅一百八十里距河爲守謹防
暗渡是天塹之雄也錦義右屯足稱犄角是自強之
地也土沃產殷屯種易饒是富庶之區也邊外一帶
俱插漢所屬十八家夷人受賞之地廣寧一復插酋
必還舊穴思討原賞而宣雲亦得稍緩是於插爲調

古今言論卷之四十一
虎之計。於奴爲坐困之謀。必再加申論。凡遼人有潛
住省直者。盡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留遼
人者。從重叅究。以清內地。遼之科貢。世胄俱許仕遼。
以立功勳。不許遊宦。以忘桑梓。俟平定之後。照舊推
陞。別省負缺。庶遼望先歸。遼衆景從。或路遠難行。官
給脚力。或窮餓不前。官給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恤。
全活孑遺。期歸故業。精壯選之爲兵。老弱助之爲農。
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者也。
遼原有屯糧。有屯草。有科糧。有科草。載在冊籍。藏之

水庫。乃百姓祖業。已地。地有金銀銅鐵之殊。科有上
中下等之異。俱入倉廩之內。以爲軍儲之需。有管屯
之官。專以追徵爲任。有倉廩之官。專司出納之責。全
遼官兵十萬三千。坐食本衛本色。六箇月。仰食京運
折色。六箇月。二百餘年。馬騰於廐。士飽於伍。法莫良
於此矣。今或地在人亡。宜補其人。而屯其地。法廢籍
存。宜設其法。以合其籍。奈何置之不講也。如無牛者。
官借牛價。預擬牛租。或穀或豆。青草穀草。至秋上納。
其原價仍在也。無種者。官借籽種。無食者。官借食米。

古今詩話卷四
亦預擬其息。以為上納之準。再廣募商價。各備貲本。屯田塞下。或旌表。或加級。或贖鍰。或糶賣。俱以本色為重。而折色有禁。較之兵丁。月食厚餉。歲獲幾何。且既欲其戰守。又欲其耕耘。能堪此重役乎。且不肖將領。每藉公作。以耨私田。卒致枕戈之健兒。竟是荷鍤之傭僕。敵愾何以振。撻伐何以張哉。是民屯足以養兵。兵強足以衛民也。便計也。中真是實着。不是虛談。

破三說擣奴巢議

陳仁錫

一曰漸進漸復也。一曰用夷攻夷也。一曰修屯政為久計也。此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若也。何也。兵家之勢。利於合。不利於分。奴之尅我城而不守也。情之深而策之巧也。蓋奴衆寔不越五萬。若得城卽守。則地廣而力分。故旋得旋棄者。非愛我畏我也。正以分為合之計。而中國之將吏不識也。若我持漸進之說。以為恢復之謀。則得一城守一城。復一堡守一堡。多兵則無餉。少勢則成孤。我散為守。而虜

常○聚○彼○以○全○力○攻○我○苟○一○城○陷○而○餘○城○不○可○保○矣○其
 不○可○必○保○者○兵○家○分○合○之○勢○使○然○也○是○兵○未○進○而○先
 疑○虜○未○滅○而○起○釁○何○可○用○也○湟○中○屯○而○先○零○降○渭○水
 屯○而○司○馬○困○法○非○不○美○也○然○患○在○剥○膚○而○求○七○年○之
 艾○火○已○燃○眉○而○望○西○江○之○水○庸○有○濟○乎○况○今○之○屯○田
 割○死○士○之○脂○膏○而○足○取○盈○之○令○驅○荷○戈○之○貧○卒○而○食
 不○毛○之○場○何○可○恃○也○其○不○可○恃○者○緩○急○久○暫○之○勢○不
 同○也○愚○故○曰○此○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
 急○著○也○今○誠○為○恢○復○計○則○奴○巢○不○可○以○不○擣○兵○機○不

可○以○不○速○奴○自○尅○我○兩○河○而○我○不○敢○以○一○矢○相○加○遺
 奴○之○輕○中○國○也○久○矣○聞○其○金○復○海○益○一○帶○戍○守○單○弱
 而○貪○婪○屠○戮○部○曲○多○離○且○酋○長○各○擁○重○兵○而○不○相○下
 此○亦○危○而○動○之○秋○也○我○乘○其○無○備○因○其○猜○嫌○打○造○戰
 船○千○號○挑○選○精○卒○統○以○智○勇○膽○畧○之○將○潛○伏○于○天○津
 山○海○而○陽○出○陸○兵○數○萬○於○三○岔○河○之○間○高○其○壘○赤○其
 燾○以○示○渡○河○之○勢○奴○必○悉○銳○甲○以○拒○我○師○而○我○以○舟
 師○潛○抵○鴨○綠○江○直○擣○其○巢○穴○率○東○江○之○兵○收○遼○之○四
 衛○又○約○朝○鮮○之○旅○攻○奴○之○腹○心○三○方○並○進○水○陸○夾○攻

古言言卷之八
此時奴欲歸而陸兵尾其後。奴欲戰而我已潰其巢。奴欲竄而毛兵衝其右。鮮師截其左。勢必四分五裂。雖然邊吏以倖安而了局。縉紳異卸擔而因循造艘。千號。揮金百萬。事出非常。勝負難度。能無首事之慮乎。前人委之後人。而後人復然。今日望之明日。而明日又復然。天下事將不知所稅駕矣。嗟嗟。遼左可復而不能復。且使之必不可復者。豈盡武臣之過哉。豈盡武臣之過哉。
擣巢一着。亞夫金鼓從天。下韓信旌旗背水陳。

遼議

鄭之玄

每嘆中興之世。制馭夷狄有方。而其受命之臣。戒心邊事。無頃刻忘夷狄之患也。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備而禦之。已耳。言備禦而攻戰在其中矣。未有不攻戰而可以備禦者。後世築樓煩之塞。立受降之城。皆其備禦之最要者也。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驅而逐之。已耳。言驅逐而尅復在其中矣。未有能驅逐而不能尅復者。後世空幕南之庭。稔老上之穴。皆其驅逐之最遠者也。考成周郊。鄜西戎逼處。朔太原亦周京。

古今言部卷四十一
千餘里之邊耳。至于侵鎬及方。一則曰。猥狃孔棘。一則曰。我是用急。汲汲乎啓處不遑。必一月三捷。執訊獲醜。而後卽安。漢唐立國。其于東北邊並遠。武帝罷蒼海郡。棄遼陽九百里之地。以予胡。而後世不以爲失。太宗事高麗。身屬。韃。鞍馬兩服。以拔遼東白崖諸城。而後世不以爲得。無他。緩急不存焉。故也。山前山後。棄自石晉。而藝祖不能取。橫山靈武。淪于西夏。而諸宗不能復。于是中國故地。盡委二邊。而夷狄之旣與宋始終。然則籌邊事者。可不審于地形。緩急之

勢哉。國家之遼。非如漢唐之遼。可取而亦可棄也。其急尤甚于宋之西北二邊。何則。高皇帝定鼎于南。去虜甚遠。而所經營而守者。東至遼海。西至酒泉。河山並險。聯絡宣薊。蓋外邊也。文皇帝定鼎于北。去虜邇矣。而所退畫而守者。東自龍井。西至黑谷。邊城磬折。營堡踈夷。蓋內邊也。故自潮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則陵寢震驚矣。遵永之間。曩未中虜。而議者有欲驅三衛復大寧。以全地險。又不然而以大寧都司。舊移之上谷者。仍立之。

薊以爲重鎮。然則遵永之患。豈非逆料其有今日歟。
遼左之入于奴。十年所矣。往奴之舍榆關。而趨大安。
馬蘭也。備之于彼。而乘之于此。東卜屬夷。陰爲響導。
蹂躪漁陽之境。繼墜岩城。突薄京師。莫或格其馬。
足者。其所以備而禦之者。非也。奴不知兵。深入內地。
使稍有有能之將。有律之兵。可逆而殲。亦可尾而擊。
也。顧窘急求帥。驅豕豢狼。塞上援師。彼此不相應。矢
盡救絕。空殉血戰。其所以驅而逐之者。非也。往事無
及。可爲寒心者矣。爲今之計。非言恢復不可。而恢復

之計。目前之至急者。一曰難民。夫削髮投奴。斯民之
痛也。自賊至而父母妻子。駢于鋒刃。室廬併在委于
椎剽。遵遷之人。日夜望救。以應我師。而誰與赴之。故
弔死問傷。而誘致之。復業急也。一曰要害。夫高深扼
塞。沿邊之有也。自兵耗而烽火。斥堠爲之晝偃。墩堡
臺園。閔其無人。奴介馬而馳。潰墻而入。而誰與堵之。
故斬崑削壁。而申明其守望。急也。一曰棟兵。古之用
兵。盖有六郡之良家。羽林之孤兒。今勤王比比。惟西
北之兵。號爲驍勁。然山石潰卒。一入而有良鄉之慘。

古今議論卷之四十一
此近事之可恨者也。江南弱脆，無一非思歸之衆。卽
浙兵亦虛名耳。故減而汰之是矣，而塞上之兵不可
以不急閱練也。一日核將古之用將，蓋有登之于徒
步，取之于纍囚。今列鎮比比，而急而當奴則求廢將
然劉杜宿名，一戰而有渾河之衄，此往事之可惜者
也。文墨純袴無一非不任之帥，卽緩急將安用之。故
擇而用之是矣，而秋防之役不可以不急責成也。四
者一時收拾之要着也。至于議餉以足兵，議屯以足
餉，愚則謂餉以足兵也，又可以兼行法令，凡兵之謀

于伍者曰乏餉也，使之不能飢，而後可以責其死，使
之不能譁，而後可以誅其亂。今若邊吏朘削之律，坐
以不赦，則兵士亦宿飽矣，何人而脫巾乎？故儲峙立
而法令亦可行也。屯以足餉也，又可以兼用兵民，凡
百姓之怯于屯者，曰虜擾也。亭障設而後可責之營
田，耕鋤衆而後可練之成軍。今若邊商中鹽之制，主
于必行，則塞下盡樂土矣，何人不自爲戰乎？故芻輓
省而兵民皆可用也。抑愚又有說焉，恢復要在進取，
進取之要在乎反其所以失，亦曰其進而扼寧廣乎。

古今談苑卷四十一
十三
廣寧遺墟。鞠爲甌脫。奴棄不守。不過零寇之所出入。而我之偵探不敢至焉。誠數出遊騎。往來出沒其中。示以必取。悉力山岔河。扼以爲固。而大兵可入也。而奴亦告蹙矣。是廣寧固我之朔方也。其一說也。其進而收遼陽乎。遼雖入奴。未如江北故地。淪入五胡。不知爲中國之人。其父兄子弟之憤。未嘗一日忘也。誠有張皇六師之舉。則其衣中國服。歲時慟哭。祀父母者。盡遼之人。可聞而至。可拔而來也。而奴亦告遁矣。是遼固我之太原也。其又一說也。噫。未易言也。然不

可絕口而不言也。夫通州昌涿之置三輔也。一以護陵。一以護漕。一以通南北之咽喉也。庚戌之故事也。東江殘卒。困無所棲。島上叛將。復費招撫。其去以附。奴其來以憂。登萊也。亦不必然之慮也。今之建牙者。非昔之建牙者也。今之專閫者。非昔之專閫者也。今之撫瘡痍。招戶口。弔國殤。掩齒豁而牧民者。非昔之牧民者也。不可不慎使也。羈縻秦晉。與奴爲市。陰陽于我。不可不問也。金復錦義之關。不可不爲意也。邊上之精神。當無日不在于邊左。毋遺遙老師。悠悠河

上○君○子○為○猿○雀○小○人○為○沙○也○文○武○大○臣○條○屬○偏○裨○而○下○惟○敵○是○求○惟○力○是○視○毋○枝○蔓○蕪○藤○蛆○蟬○勃○菴○異○時○經○撫○之○覆○車○也○夫○如○是○而○天○討○可○致○孽○奴○可○滅○也○不○無○望○于

皇上之着着申飭矣。

遼議

姚希孟

奴酋衙逞十有三年于茲。從撫順發難。遂奄有遼陽。至于廣寧再破。而河西一片地半與奴共之矣。國家以疆土之重。設撫臣控馭之。又恐犬羊錯馬腹。長欲發縱。調遣出于一。更設有督有經。乃自有遼事以來。選選不擇人而用。不擇人之宜于地者而用。用人復用一人。不擇其有相濟無相撓者而用。始用一志志決事者。未定軍中之戰守。先遵輦下之指麾。棄良將如孤豚。委精兵于擲雉。一誤也。再用一犇犇自

任者峻堞恢隍。欲倚金城。徵師索餉。幾成瓦解。既揭竿街而反爾。且冒衆怒以同歸。又一誤也。繼用一蚩。蚩無識者。借回紇以抗土番。原屬舊譜。藉契丹而成石晉。將貽後殃。彼正利鷸蚌相持。我欲使虎狼互噬。又一誤也。三路之所以敗。兩河之所以失。皆原于此。至于邇日。抑又異矣。受命寄閩軍旅。而外皆非所知。乃前有弔死扶孤之遣。後有虜使訊問之書。耳目漸騰。情形難掩。至高臺之事。何啻齋盜糧哉。生殺自恣。惟意所欲爲。既與入寇者分道並進。不思隨地邀擊。

之。乃散遣援兵。而以賊遺君父。何說之辭。又以憐不解事。日夜滅汰斥埃。塞庚癸之呼者。當北門鎖鑰。遂使羶酪薰蒸。與京塵蜚煽。通國徬徨。莫之所從。于是力堪一劍者。鑿凶門而出。致絳灌之徒。反唇不相下。市駟亡賴。輕叩閭闔。蹠足警咳。欲取金印繫肘。後迂老生猶記村塾中。糜羹塗飯。以爲孫吳所不傳。總計十三年間。禦奴之人。後先如故。奴安得不夷。時躡舞自謂上撐犁。下孤塗。惟我漢孰與我大哉。愚以爲欲禦奴。先使人不畏奴。夫奴亦人也。彼恃馬馬。蹶則爲。

跛○蹶○恃○弓○矢○竭○則○爲○攀○拳○而○中○國○之○火○器○前○古○所○未○
有○此○天○之○所○以○壯○聖○威○也○乃○自○火○器○興○而○矛○鋌○劍○
戟○之○用○等○于○蒿○枝○不○知○宋○以○前○對○敵○臨○陣○所○仗○何○事○
劉○武○穆○順○昌○之○戰○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
首○百○人○斫○其○營○折○竹○爲○踊○虜○不○能○測○况○助○以○轟○雷○突○
發○何○所○不○制○必○又○使○人○恨○奴○奴○既○淫○虐○無○比○寡○人○之○
妻○弗○論○裸○而○狎○之○如○鹿○聚○然○鑱○而○相○接○銜○馬○尾○入○穹○
廬○稱○厚○幸○不○旋○踵○而○剝○其○腹○斫○其○脛○冤○號○相○屬○也○癡○
男○子○投○戈○解○甲○長○跼○請○命○如○搯○罽○而○薶○朽○蓼○一○揮○刃○

則○實○元○者○干○計○餘○喘○息○者○雍○其○顛○弱○者○驅○而○飼○馬○卽○
以○馬○箠○箠○之○肌○日○潰○強○者○迫○而○衝○矢○石○正○如○周○齊○間○
驅○中○國○人○爲○肉○離○小○卻○又○立○誅○無○貫○計○十○三○年○間○殺○
我○生○齒○不○啻○幾○千○萬○今○所○存○者○非○弟○若○子○卽○宗○尚○卷○
屬○若○四○方○調○募○奉○虎○符○至○者○亦○必○有○客○死○鬼○燐○相○遇○
于○淒○風○冷○月○之○下○夫○雪○君○國○之○讐○者○貞○臣○誼○士○也○雪○
骨○肉○之○讐○恒○人○辨○之○矣○田○將○軍○守○卽○墨○使○城○中○人○見○
齊○之○降○者○盡○剝○又○見○其○掘○壟○墓○燒○死○人○且○怒○且○涕○泣○
戰○自○十○倍○人○知○單○之○火○牛○而○不○知○其○能○火○士○卒○之○怒○

古今議論卷之四十八
也。可師也。又必使人利于破。奴夫獲一虜級者。予數十金。或陟一階利矣。然幕府上功次。展轉稽覈。數月不得報。且以朝廷之利。利之。利無幾。胡兒之垂橐而入塞者。困載而出塞。錦綺披毳裘。金錢溢革囊。今且輦而穹廬矣。微特此。卽遼陽開原。皆寓內殷富之藪也。入不出。往不返。有貿易而無輸將。是爲金穴。介冑其有意乎。昆陽戰罷。王邑嚴尤渡水。逝去盡。獲其軍寔輜重。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此一說也可。使人自爲戰。而其要者。使戰士不苦。餓水輪陸。輓未

始不相繼。而鳩形鵠面。皆飢色也。掠士飢。必使將吏不得過飽。將吏飽。而雁鶩之餘糧。篋而餉津。要因戰士而飽者。匪一人。而戰士轉飢。又欲使戰士不苦寒。甲裳泉纊。亦未始不相繼。而蒙茸敗襖。皆寒徵也。掠士寒。必使將吏不得過溫。將士溫。而騏驎之文茵。匝而承筐。篋因戰士而溫者。匪一人。而戰士愈寒。故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也。兵未有不用謀。不用間。而可動天藏。

地者。今墩臺頽圯。戚武毅傳烽號帶之歌。久不掛于
戍卒之口。奴虜忽來忽去。彼從枕席度。而我猶熟鑿
也。甚者一牆而外。隔若重巒。三萬衆于國門之外。
士大夫猶拱手賀戰。勝。謀。之。不。有。何。况。于。間。今。欲。縷
陳之。則更僕未悉也。兵法稱奪敵者五。而首爲廟勝
之論。今朝端策勲。飲至。何敢謬附于李綱之憂。但
自繕邊垣而外。猶未集勝算。而畚築之功。亦未必登
登橐橐也。昔王忠肅撫邊。專以繕濬墻溝爲事。烽燧
斥候千里相望。虜望之輒走。馬端肅嘗教士以五花

八陣。遼左皆爲精兵。戰守之法具在。今無兵未遑
募。有兵猶需訓練。禁旅宛然故事。登埤猶爲具文。又
聞古之禦敵者。遇陸地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因水
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今一切置不講。火攻戰具
罷與手。種種習否乎。至若與奴並雄者。有敵必善撫
軟。而後得揣心于奴。爲奴地主。爲鄉導者。先有束後
有教。或善圖之。而徐及于奴。奴之或疎或密。我之可
恩可成者。有西虜諸部落。或羈而狎之。毋使其入于
奴。而且可收以伺奴。總之。奴必可制。而惜無制之人。

不得其人。雖有桓桓。赴赴之將。如前此而松。後此而桂。無異驅羣羊搏猛虎。得其人則大者灤州之克。功成于一郎官。小者昌黎之守。倚辦于一縣令。精遴而廣儲之。何啻三年之艾哉。

遼左海防

棟建金洲公署記

陶望齡

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獺貍為扞蔽。故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埕。都督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虜益緩。倭萬曆間倭入。朝鮮使來告急。于是王師出援。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鋤逆獎順。興滅存亡。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憊焉。遼始患倭矣。倭既焚巢遠遁。天威震壘。喙息不暇。朝鮮人怵餘燄。數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狡。其來去為飄風。未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

為喬夷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啓寇召殲。此在疆吏
謹守境。據更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揚颿。而出我
四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蝮螫手足。則攻心。
故治螫者急擊其肢。而禦毒者先防于口。登萊金復
之時。于海若鬪者。舒兩臂以扞身也。島嶼絡繹。若陳
臬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鉞夾戟。承之。賊即至。宜
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遊擊將軍。將千五百人
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岫海郡皆有海防。文吏
用以廉察奸慝。制馭武悍。今旅順口置戍將。無海防

官。無以肅軍伍。佐籌筭。宜如它郡例。建設同知一員。
治金洲。係銜濟南。詔可。余惟遼于京師肩髀也。遼強
則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縷綫。虜出沒
抄掠。烽埃時舉。有饋饌賓旅之虞。而連卒亡人不能
劬關者。輒繇海道。跳之青齊。夜發書至。是遼無負海
之利。而有其害也。國初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繇
登萊以達于遼。士飽馬騰。事逸而利倍。鼉磯沙門半
洋諸山。浮溟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習傍涯岸。
蓋遼疎于燕。而昵邇齊。遼之不能達齊。為強必然之

勢也。遼齊為輔車。飭屯戍。治舳舻。合鯨會哨。聲生勢。長。徽。察。精。嚴。奸。人。裹。足。資。糧。流。灌。密。若。內。地。收。海。之。利。而。去。其。害。于。平。時。猶。賴。之。况。震。隣。之。日。云。乎。哉。

淮南海防

考索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面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遙。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為。腹。心。憂。巨。海。梯。航。快。風。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即。擣。吾。腹。矣。視。江。淮。之。師。雖。列。百。萬。各。監。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海。防。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于。長。江。之。口。僅。可。為。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于。四。明。之。海。濱。僅。足。為。四。明。之。備。其。于。京。畿。海。門。勢。甚。遼。遠。

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超百里。定州抵浙江。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日之要害。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是也。宋紹興二年。逆豫于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議者多欲于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于此為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乎。葉義問為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有

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夷。食海之利。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于沿海要害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于舟楫之間。官軍阨于塘堦之口。此策之上也。

採宋家禦虜之策如此。以之制置禦倭。純有用處。

抵浙江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日之要害在
 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
 州蘇州宋家壩瓜步兼攻也以此備置藥料於其
 軍頭于禦禦遠舟此策亦主海道官防議者多欲于
 以出棄盡塞徒令其外由棄熟于其間官
 軍對出慮不詳而難以辦辦者亦欲要害於外塞
 諸將盡盡之劍爽貪或或味道發對無以策辦以
 由由除除宜宜計計謂謂主主藥藥官官軍軍不不百百餘餘益益上上

東粵海防

陳仁錫

八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
 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鎮。
 扼。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
 諸。所。又。皆。距。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達。衛。東。嶺。者
 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瞬息
 生變。潮惠守備割于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
 柘林爲尤要也。柘林乃南灣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
 游。番船自福取廣。悉繇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灣皆

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灣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覬我無備。批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慎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聲援。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霾尤宜加意。廣州中處于此。置省。其責尤重。其地一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不可容緩。常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

爲東路第一關鍵。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中路之屯門。雞樓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灣。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繇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灣。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灣爲尤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

古今談錄卷四
必立厓門塞門海萬戶山綱川等處而西而望峒灣
為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
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
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
濟。則濱海居民且安枕而卧。况會城乎。按今設禦之
法。浪白望洞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頭宜特
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乃有以扼嶺南之咽喉乎。西
路為高雷廉。視日本倭島稍紆。然迫近占城暹羅刺
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故

高州東連肇。東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灣。若連
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為本府之南翰。雷州突
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州濶州樂民等四十餘
隘。固為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
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灣。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
焉者。若廉州則尤為全廣重輕。海北扼塞。故兵符特
劄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
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為廉之外戶。五指腹心
盡為黎據。備倭之制。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

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近雖注叅將于厓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營戎舊額歲久寢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畫者。

嚴海禁疏

董應舉

閩在嘉靖之季。受倭毒至慘矣。大城破。小城陷。覆軍殺將。膏萬姓于鋒刃者。十年未厭。倭之視民如雞草。焉歲劫歲焚。歲殺有司。將吏狼顧脅息。莫之誰何。其後乃得戚將軍繼光。從浙提兵轉戰。與俞大猷犄角。漸次收復。搜山搗海。竭智窮力。出閩于血肉水火之中。而存其遺孑。蓋至本穆廟之世。而閩始完。其禍之慘烈而難收如此。推其禍始。乃繇浙閩沿海奸民。與倭爲市。而閩浙大姓。沒其利陰爲主持。牽連以成俗。

古詩話卷之八
當時撫臣朱統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爲蜚語中之。而統逮問矣。統逮。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爲難。自淮南至于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加慘矣。當時微繼光。無論東南閩非家國有也。臣聞劫數將至。民生外心。昔日東南之亂。天地一大劫也。去今未五十年。民又生心。相率與倭爲市。卽臣郡福州亦有之。福首郡也。處八閩之脊。而縮其會。福州有事。則八閩中斷。而不相屬。臣幼時聞諸父老。嘉靖末倭四劫得志。一夕談笑。內薄城下。不過千人。城上人股栗。江上兵船銜尾閉眼欲走。當事者不得已。括金帛啗之。揚揚而去。當時幸城內無通倭者耳。設有一焉。爲之內應。省城必危。省城危。而八閩之道不通。無閩矣。今之與倭爲市者。是禍閩之本也。而省城通倭。其禍將益烈于前。臣聞諸鄉人。向時福郡無敢通番者。卽有之。陰從漳泉附船。不敢使人知。今乃從福興界中開洋。不五日直抵倭之支島。如履平地。不知是何惡少。開此徑路。一人得利。踵者相屬。歲以夏出。以秋盡。

歸。倭。浮。其。值。以。贖。吾。貨。且。留。吾。船。倍。贖。之。其。意。不。可。測。也。昔。齊。桓。欲。取。衡。山。而。貴。買。其。械。欲。收。軍。實。而。貴。糴。趙。粟。卽。未。必。然。然。他。日。駕。吾。船。以。入。吾。地。海。之。防。汛。者。民。之。漁。者。將。何。識。別。不。爲。所。併。乎。萬。一。有。如。許。恩。曾。一。本。者。乘。之。不。賈。白。衣。搖。櫂。之。禍。乎。又。况。琉。球。已。爲。倭。屬。熟。我。內。地。不。難。反。戈。又。有。內。外。通。倭。者。爲。之。勾。引。乎。此。非。獨。閩。憂。天。下。國。家。之。憂。也。臣。聞。伏。卵。翮。飛。牙。蘖。穿。屋。螿。蝮。破。山。乳。蟻。漏。海。事。有。未。作。亂。有。未。形。况。乎。其。已。著。者。也。使。嘉。靖。之。季。早。嚴。海。禁。則。王。

直。必。不。敢。自。微。往。徐。海。陳。東。不。敢。自。浙。往。曾。一。本。許。恩。不。敢。自。閩。自。廣。往。東。南。受。禍。安。得。若。是。烈。也。繇。今。思。之。則。朱。紉。曲。突。徙。薪。之。策。勝。于。十。萬。之。師。猶。當。追。錄。而。祀。之。奈。何。使。蒙。不。白。之。冤。于。異。世。乎。戚。繼。光。收。復。關。土。庶。幾。什。一。干。湯。和。况。乎。坐。鎮。薊。門。十。五。年。一。塵。不。聳。不。知。省。國。家。幾。千。萬。錢。糧。全。邊。塞。幾。千。百。萬。赤。子。乃。生。不。蒙。列。士。之。封。死。不。獲。華。袞。之。謚。將。何。以。勸。忠。勇。而。鼓。其。死。力。也。嗟。夫。時。平。則。文。吏。持。議。使。先。見。之。士。不。得。終。其。謀。世。亂。則。武。夫。効。死。至。治。平。而。

復忘之。國之大患故在于此。昔弦高犒師。秦兵却走。契丹徂宋。萊公戒心。智高蓄謀。宗旦蒙死。今臣鄉郡通倭。而臣獨言之。則臣之家族必受其禍矣。然臣不言。則全閩禍。而國家亦禍。語云。先事而言。是謂不祥。後事而言。國受其殃。臣不敢避不祥之禍。使至于殃。國故敢冒昧上聞。伏乞勅下臣部。蚤選才望有方畧者。爲福建海道專主海禁。假以便宜。凡惡少通倭。有據及大姓出母錢資之通者。皆重法以折其萌。比于武王拘戮羣飲之義。若海道能禁絕通倭。卓有成績。加銜進秩。與之久任。或照邊方兵備一體。趨陞。仍乞勅下兵禮二部。議勘朱紈當日因何受逮。曾否嚴行海禁。果無他罪。止因海禁。爲士夫所中。乞爲申白。建福原鎮地方。以風任事之臣。詳勘戚繼光收閩功次。并薊門十五年不中虜患。其功當比何人。或并各將俞大猷一體。賜謚。使忠勇者樂。忘其死。亦今日之急務也。

據省會計自漳之福洋至省。不知爲幾日之急務也。

奸民通倭。人人能言之。卽大姓主藏。亦人人能言之。若痛說士大夫陰中朱撫之寃。誰如此道來。

契。彼。怨。匪。對。人。人。謂。有。志。贈。夫。致。主。燕。亦。人。人。謂。言。道。德。意。將。進。言。之。則。臣。之。家。族。必。受。其。禍。矣。然。臣。不。容。辭。命。天。禍。而。豐。國。觀。講。勤。忠。良。昔。樂。志。其。亟。亦。今。庶。交。事。燕。則。臣。在。乘。不。中。實。感。德。既。當。此。而。人。如。并。由。盡。而。風。難。阻。亦。以。風。丑。事。亦。可。謂。博。知。深。矣。連。聞。翠。音。感。禁。深。無。所。罪。且。因。禁。深。亦。夫。風。中。子。為。中。臣。亦。不。與。蘇。賦。論。數。與。文。人。亦。如。熱。數。亦。兵。備。一。體。誠。到。

閩省海防疏

王家彥

職觀地勢。自江南以北。沃野千里。不溝不洫。因嘆職鄉海孀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砂礫相薄。耕亦弗收。如以年荒。賦急窮民。緣是走海。如鷺。橫海。鳴張。如周。三李。魁奇。鍾斌。等其最者也。幸諸賊相繼殄滅。為年來。俄頃之小康。不謂近日劇賊劉香老。結連五師。以掠同安鎮。幾擾省會。計自漳之福洋至省。不知為幾寨。幾遊。而中左居漳泉兩府之司。為會省。南來之門。戶。誰。司。其。地。聽。其。揚。帆。直。趨。一。至。于。此。職。請。以。歷。來。

古今詩話卷之四十一
祖制約畧陳之。國初有衛所軍無別兵有指揮千
百戶無別將諸戍陸皆軍卽烽火小埕南日浯嶼銅
山五水寨之舟師無非軍也。而統于各衛之指揮。謂
之衛摠。至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談論。摠兵戚繼光題
復舊制。每寨設福哨烏漿等號船四十餘隻。于五寨
中分一哨也。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近緊
要港灣。則分哨以防內限。又于道里適均海洋。定爲
兩寨會哨之。北抵浙之金盤。南抵廣之柘林。聯絡呼
應。戈船相望。萬曆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委分守張

日鼎都司鄧鍾閣信地。復請添設崙山海坛湄州浯
銅玄鍾礮山台山澎湖諸遊于一寨之中。以一遊整
之。錯綜迭出。雖支洋窮溥。無不按焉。自昇平日久。而
額軍船頓失舊制。指揮千百戶等官。足不踰城市。會
哨之法。遂杳然矣。雖因而選民兵募客兵。編鄉兵。又
聯漁兵。業軍而五矣。夫昔之爲軍者一。而何以殺賊。
今之爲兵者五。而籍愈虛。賊愈熾。此所以長嘆息也。
按舊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核之。藉民兵客兵
而簡練之。鼓鄉兵。而官兵勿驚擾之。復使沿海之四

十二灣漁兵之輩。見厚其餉。偵賊所在。照各邊夜不收例。以爲海上耳目。而頓制之。皆今日不候再計而決者也。至巡司之與衛所並建。當日江夏侯周德興念寰海疎節濶目。乃于中所隙處。設四十五寨。城射手百名。以資邏警。弘治四年。按臣陸備始裁三分之。兵益寥寥矣。夫以四十五司四千五百之城。躬手棊布于寨。與遊之百懸軍。插羽聲勢自猛。今寨旣鞠爲茂草。巡司官無專職。延俟年月。二三十弓兵。勾攝他事。以爲生涯。餼廩之意已無存矣。爲今之計。莫

若以本寨原餉。仍募土民。以充射手之數。專令教師肄習弓兵之外。不許妄行勾攝。恣爲侵漁。卒然遇敵。賊少則率此以應。賊多則糾合各寨將所轄一方之水陸。共堵擊焉。撫按巡數買谷。此外設法預蓄硝磺黃器械。以備亟需。仍令查盤清核。撫按報命。永著爲殿最者也。戚繼光之平倭也。雞鳴蓐食。殲厥無遺。故至今倭尤惕息。其餘威以犯華。不利爲戒。今賊且生。生不已矣。尤可留撫之一字。以爲海上之傳燈乎。自賊飽而陽以撫。愚我將飽而陽以撫。酬賊于是。旗鼓

古今諸論卷四
雖設壁壘雖嚴而賊之去來動靜未有不先通于將者兵乘賊至則引下風以避之賊去則尾其後以送之抽矢扣輪以發虛聲遮襲旁艇以當捕擊洄波尚復有晏時乎惟曉然示以渠魁法在必殲以斷行間之觀望則將無所利于賊金粟馬羊之羶去而後陷陣死綏之志堅矣職念昔日之賊沿海渚肆掠今日之賊到處登岸設梯攻城猖獗之勢更可寒心不得不亟復舊章痛詆積習以爲環海金湯究一言以蔽之無如撫臣鄒維璉責成將令之爲本論也是在

皇上嚴勅之

此議采摛甚多得先生疏俱不復陳矣

卷四八

白雲書庫

